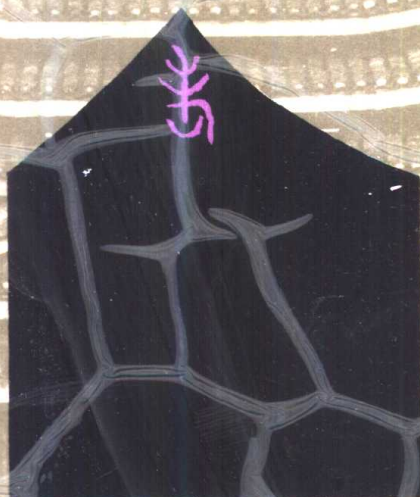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房子[®]



侗族木樓

三江 獨峒 林溪 馬胖 龍
勝 平等 通道 黃土 坪坦
坪陽 高鋪 陽爛 從江 高
增 黎平 肇興 榕江 樂里



江蘇美術出版社



也厨子

侗族木樓

江蘇美術出版社



責任校對：呂猛進

監 印：吳雲芳

老房子

侗族木樓

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深圳華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制版

惠州市印刷廠印刷

上海裝訂廠裝訂

開本 1230×889 1/32 印張 14.5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 冊

書號 ISBN7-5344-0591-2/J·592

社址／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

電話／3303409 郵編／2100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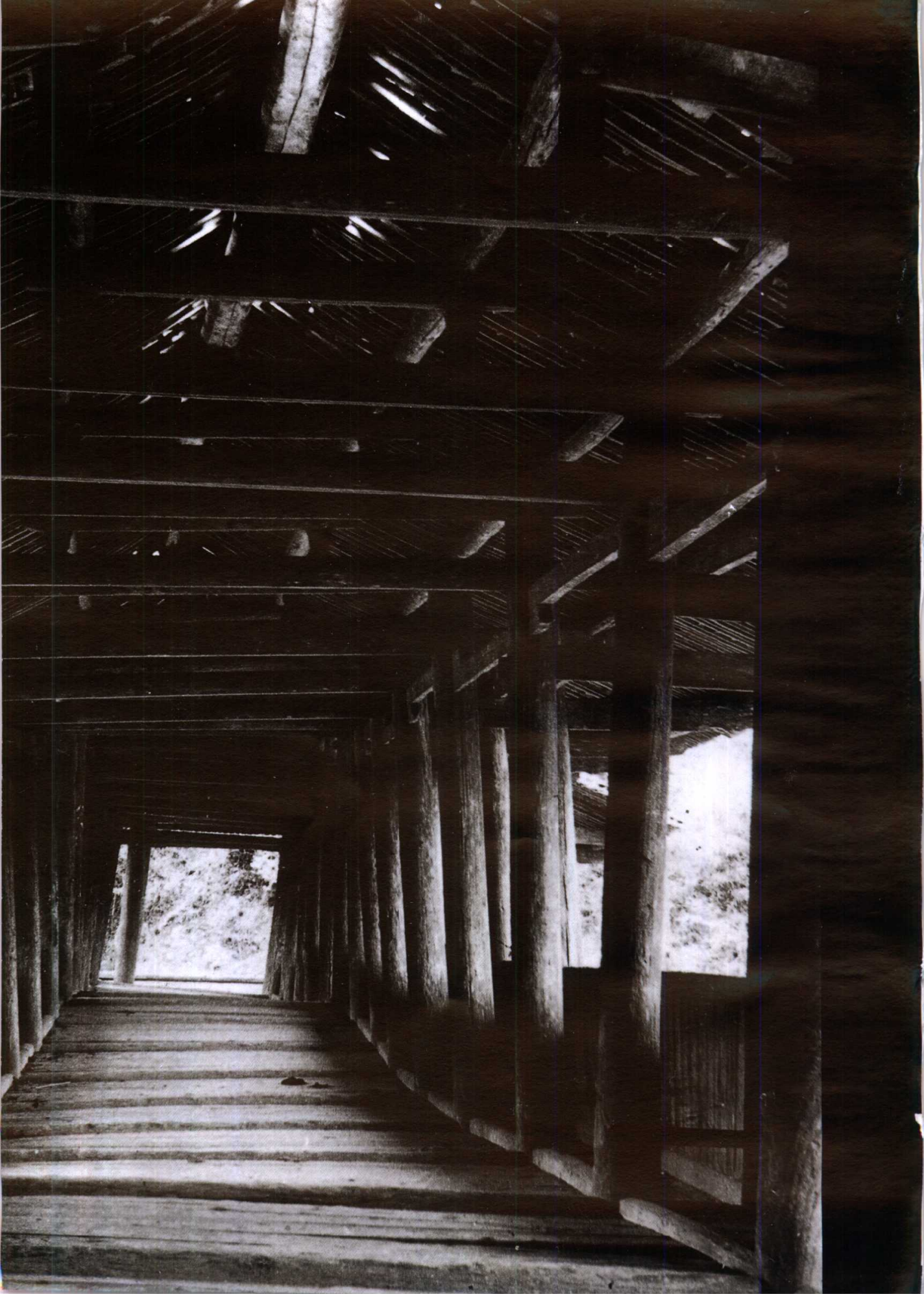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科／南京市湖南路 54 號

電話／3301554 郵編／210009

定價：98 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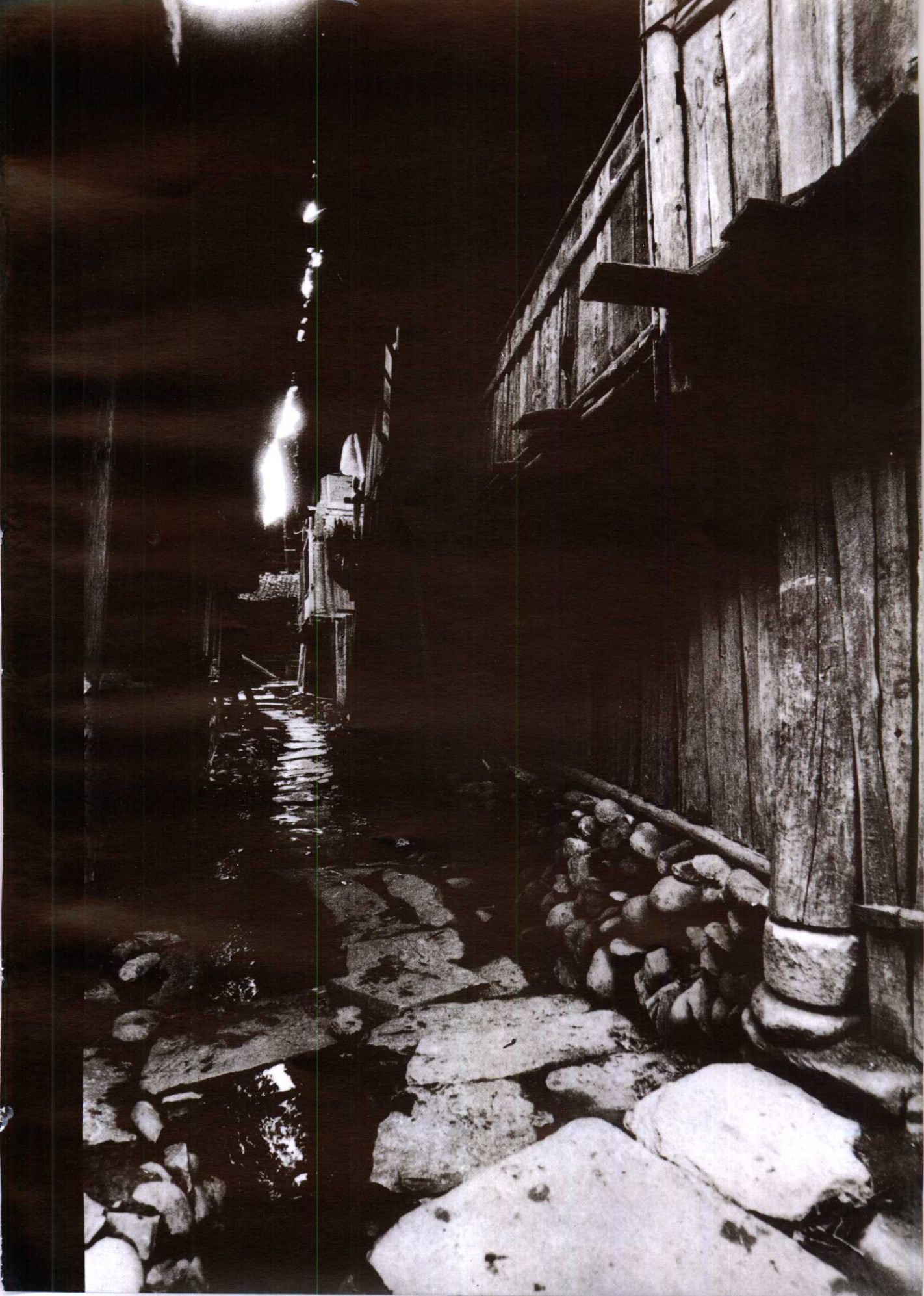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房子” 老百姓都這樣稱呼祖祖輩輩居住的古老民居。它們確實老了，與現代化的距離越來越遠，連它們主人的後代也不想要了，拆了或賣了蓋洋樓，既氣派又實用。這是可以理解的。隨着經濟的發展，這種建設性破壞也將越演越烈，老房子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一樣越來越少（少數名人故居可幸免），隨之而去的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和建築藝術，以及寶貴的旅遊資源。等到我們醒悟時，恐怕已經晚了，老房子那種特有的時代氛圍和文化氣息都將一去而不復返，即使造了許多新古董也無濟于事。我們出版這套圖集的目的，一是為了喚起人們對古民居價值的重新認識，手下留情，多保留一些精采的老房子；另外，退一萬步講，即便全拆完了，好歹也讓老房子留一些遺像給後人或外星人吧！





顧問 鄭光復 張良皋
編者 李玉祥
責編 朱成樑 盧 浩

撰文 陳綬祥
攝影 李玉祥
暗房 李玉祥
譯文 (美)那仲良
裝幀 朱成樑







李玉祥 1962 年 8 月生于南京。武漢大學新聞系攝影專業畢業。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，自由撰稿人。



陳綬祥 1944 年生，廣西桂林人。60 年代畢業于長沙鐵道學院建築系；70 年代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美術系，獲碩士學位。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、美術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生部美術系主任；博士生導師、著名文化學者、書畫家。出版有《中國的龍》、《遮蔽的文明》、《中國書畫》、《中國民間美術全集·民居卷、陳設卷》、《中國美術史·魏晉南北朝卷》、《陳綬祥畫集》等十余種學術專著及個人作品專集。



躲進小樓成一統
——侗族木樓散憶
陳綬祥 1—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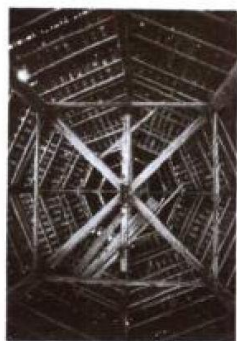
桂北——三江·龍勝
圖 1—圖 297



湘西南——通道
圖 298—圖 446



黔東南——從江·榕江·黎平
圖 447—圖 575
本集民居分佈圖·漢英地名對照



TIMBERED STRUCTURES
OF THE DONG
MINORITY NATIONALITY
BY Cheng Shouxiang 1—15

躲進小樓成一統

侗族木樓散憶

陳綬祥

對 於我來講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很胖很胖的姑媽，從很遠很遠的寨子中來，這便是我很小很小的童年時最難忘懷的時光。

在父親的厲聲喝斥下吃完晚飯；又在母親的輕聲絮叨中沖完涼；姑媽便慈祥地拉著我坐在庭院中很矮很矮的竹椅上。她穿一件極寬大的香雲紗衫，搖著一柄很大很大的葵扇，揮趕著聚集在我們頭頂上盤旋和環繞在腳下飛舞的蚊蚋，那是些並不咬人的“蠅蟲兒”。姑媽一邊揮，一邊喃喃地念著咒語般的歌謠：“蚊蟲蚊蟲滾一啖！滾到山坳去吃喝，莫進我家老堂屋，火塘旁邊要盤歌。”說來也奇怪，那些蚊蚋們竟如著了魔似的散去，天邊的火燒雲也漸漸消失，黃昏的暮靄伴著蟲聲漸漸浮起，我也竟如著了魔似的安靜下來，倚在姑媽懷中聽她用那好聽的南音給我“講古”。姑媽最常給我講的，是一個老房子的故事。

從前，在很遠的地方有座嘎瓦山，有一天，山下來了一個臘漢和一個臘妹，他們想在嘎瓦山下蓋一座房子住。臘漢懶得動，他對臘妹說：“我們鑽到山上石洞裏住吧！”臘妹聽了臘漢的話，兩個人鑽到山上石洞裏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洞裏出來一條老蛇，老蛇對他們說：“石洞是薩天巴神封給我們住的，你們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叫老鼠把你們咬死！”臘妹和臘漢沒辦法，他們祇好爬出石洞。臘妹對臘漢說：“還是蓋間房吧！”臘漢還是懶得動，他對臘妹說：“我們鑽到山下土洞裏住吧！”臘妹聽了臘漢的話，兩人鑽到山下土洞裏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洞裏進

來一隻穿山甲，穿山甲對他們說：“土洞是薩天巴神封給我們住的，你們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叫螞蟻把你們搬走。”臘妹和臘漢沒辦法，他們祇好爬出土洞。臘妹又對臘漢說：“還是蓋間房子吧！”臘漢還是懶得動手，他對臘妹說：“我們鑽到坡頂大樹洞裏住吧！”臘妹又聽了臘漢的話，兩人鑽到坡頂大樹洞裏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洞裏飛來一隻大蝙蝠，大蝙蝠對他們說：“樹洞是薩天巴神封給我們住的，你們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叫蚊蟲把你們叮死！”臘妹和臘漢沒辦法，他們祇好爬出樹洞。臘妹對臘漢說：“這回總得自己蓋間房子了吧！”臘漢實在沒辦法，祇得動手蓋房子。他找了幾根竹子撐起架子，上面用竹篾夾一些茅草鋪起，在山頂上蓋了一座草棚棚，他們兩人鑽進草棚裏住下來。一天，山神巡山，看見了臘漢蓋的草棚棚，他生氣了，心想：不經過我的允許，誰敢在山上蓋房子！他一吹氣，化成一陣大大的山風，把草棚棚吹得無影無踪。臘妹和臘漢沒辦法，他們祇好偎倚在一起，臘妹對臘漢說：“再蓋一間山風刮不動的房子吧！”臘漢祇得找了許多大石頭，在山腳下壘起了一座石頭房子，上面蓋上了石頭片，他們兩人鑽進石頭房子裏住下來。一天，水神巡江，看見了臘漢蓋的石頭房子，他生氣了，心想：不經過我的允許，誰敢在山腳蓋房子！他一吹氣，化成一場大水，把石頭房子沖得東歪西倒。臘妹和臘漢祇得跑到山坡上嘆氣。好心的喜鵲飛來叫道：“木頭架，蓋樹皮，不怕風，不怕雨。”臘妹聽得清楚，她對臘漢說：“你看喜鵲鳥的窩，造得多好啊！我們學它的

樣，也來蓋間房。”於是，臘漢和臘妹一齊動手，找來了大杉樹，搭起木架架，在中間鋪上木板板，上頭蓋上樹皮皮，造起了一座好漂亮好漂亮的木樓。臘漢和臘妹住進了木樓中。山神生氣用風吹，風從架架中穿過去了，木樓動也不動；水神生氣用水沖，水從木樓柱子中流過去了，木樓動也不動。老蛇豺狗上不來，毒蟲黃蜂進不來，臘漢和臘妹安安生生的住在木樓中。薩天巴神看見了，就把木樓封給了人住，一直住到現在……

我常常在聽著姑媽講古的時候進入了夢鄉，夢中縈繞的，還是那蓋在山坡上的木樓。許多年以後，我纔知道，姑媽的故事中所積澱的是一個“有巢氏”那樣的傳說，是那些遠古的追憶，是人類對自身履跡的認識和創造。我正是這樣步入了侗家老房子的木樓之中，然而，等我真正見到這些老房子的時候，那已是十多年之後的事情了。

很老很老的姑媽再也爬不動山路，再也不能來城裏看望我們了，她老年思親情切，打發老表趕到家裏來約我們下鄉過“社節”，那是古老的“春之祭”的日子，現在已沒有多少地方過這個節日了。父親母親都離不開身，於是便打發血氣方剛的我去看望姑媽。我正巴不得出去玩玩，便立即跟隨著比我大十來歲的表哥動身了。坐車、乘船、騎馬、走路，大概在路上走了三天，我真的從未走過這麼遠的山路，我老問表哥：“還有多遠？”他